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华三川

艺术顾问：姜维朴

主编：于诚波 刘 昕

华三川

华三川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华三川

艺术顾问：姜维朴

主编：李诚波 刘新

华三川

华三川



湖南美术出版社

艺术顾问：姜维朴

主 编：于藏波

刘 昕

责任编辑：刘 昕

封面设计：川 峡

责任校对：武黎黎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华三川

出版·发行：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1/20
印 张：6
印 数：1—3000册

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6-1445-0/J·1362 定价：20.00元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华三川



华三川 生于1930年6月，浙江宁波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专业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长期从事连环画和书籍插图创作，在人物画创作上有特殊的造诣，成就卓著。连环画作品《白毛女》、《项链》、《交通站的故事》获全国连环画创作一等奖。华三川的人物画，多数是以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神话、民间传说中的美人为主题。

中国的连环画艺术

连环画以连续的绘画表现故事情节或特定的内容，通常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也有的只以绘画形式出现。中国的连环画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画已有连环画的早期形式。到汉、唐时期的石刻和壁画已有较为完整的连环画出现，如西汉洛阳汉墓壁画《二桃杀三士》，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敦煌等地石窟壁画。到明、清时代，随着木版印刷的发展，连环画通过木版印刷出版，或上图下说，或左图右说，更接近今天的连环画。

20世纪初叶，连环画首先在上海形成广泛流传的通俗读物，始称“连环图画”，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连环画”。连环画又俗称为“小人书”，其一个含义是指它主要为少年儿童所阅读欣赏；另一个含义是指画面上出现的人物形象比一般单幅画的人物形象要小。连环画的读者除了主要为少年儿童，还有众多的成人读者，所以早在30年代就受到鲁迅、茅盾等文艺革命前辈们的重视，鲁迅多次为连环画的改革大声疾呼，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指出：不要视连环画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下等物事”，在《论“第三种人”》中认为连环画可以产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那样的伟大画家。茅盾在《连环图画小说》等文中也提出重要意见，指出当时遍布上海街头的连环画书摊，“无形中成为上海大众最受欢迎的活动图书馆，并且也是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连环画工作，把连环画的改革和培养连环画编创出版队伍作为重要任务。到1956年左右，全国累计出版新连环画1万余种，总印数2.6亿余册，基本上代替了旧社会遗留的连环画而占领了青少年的文化图书阵地，获得第一次胜利。1963年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首届全国连环画评奖，共80部作品获奖（其中绘画53件，脚本27件），标志着中国连环画艺术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如刘继卣画的《鸡毛信》、《东郭先生》，王绪阳、贲庆余等人画的《童工》、《我要读书》，丁斌曾、韩和平画的《铁道游击队》，贺友直画的《山乡巨变》，赵宏本、钱笑呆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王叔晖画的《西厢记》，顾炳鑫画的《渡江侦察记》，华三川画的《王孝和》、《白毛女》都深受读者的欢迎。根据古典文学和历史题材编绘的长篇连环画如《水浒》（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三国演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岳飞传》（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红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也都在青少年中久久流传，成为几代人所喜爱的精神食粮。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中，连环画事业虽然受到极大的损伤，但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关怀，连环画工作者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也取得一定成就。粉碎“四人

帮”后,连环画在80年代又获得更大发展,1982年全国连环画共出版2100多种,8.6亿册,实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1981年、1986年、1991年先后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新闻出版署等单位举办了三次全国连环画评奖,极大地推动了连环画事业的发展。如获全国第五届美展一等奖的《枫》(陈宜明等人画),是深刻地批判“四人帮”罪行的作品,曾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又如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的《人到中年》(尤劲东画),对连环画的创作手法、艺术形式都有重大突破,反映了新时代的呼声。刊登这些作品的《连环画报》印制数量从80万份一跃而至120万份。由沈尧伊画的《地球的红飘带》,(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连环画,由于编绘严肃认真,深刻地塑造了党的领袖人物和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可以说将中国连环画艺术推向了又一个新高峰,先后在全国连环画和图书评奖中获4项金奖。连环画大型套书的编绘出版,标志着连环画在改革上的新成就,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丛书》(共15集),1987年出版后,获全国连环画评奖一等奖,几次再版,印数高达35万套。还有专门为少年儿童编辑的《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也由于编绘手法新颖和内容适应少年儿童需要而成为长久的畅销书。

中国连环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多次举办国际展览,为国家获得盛大荣誉,长期以来有多种连环画册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行。从中国连环画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它以美术与文学相结合,可以表现众多的题材内容,塑造各种艺术典型形象,是具有较强表现力的艺术;它不断从中国民族艺术传统和外国艺术中广取博收,丰富发展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它在进行思想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时,又潜移默化地给人以审美熏陶,引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美术和文学的兴趣,因而又是培养和造就文艺人才的艺术。一代代忠诚的连环画工作者们,深知通俗绝不意味着庸俗、媚俗、低俗,而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努力探求,勇于创新,为广大群众和少年儿童们奉献出一批批雅俗共赏的精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连环画工作虽然也遇到一些新的严峻考验,但是,它必将以优良的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新的世纪中创造出更辉煌的未来。

姜维朴

美,才是艺术本质的体现

纵观我国工笔人物,无论是表现传统题材,还是反映现实生活,华三川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很美。

华三川的成功,是他抓住了“美”。

首先是选题美。年轻时代,画家就善于在成千上万个可以描绘的对象或事件中挑最美的典型,画家以他崇高的情感,竭力贴近大众,反映大众的心声,创作出《青年近卫军》、《项链》、《刘胡兰》、《白毛女》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画家在中、老年时期善画传统题材,也非一味落入“才子佳人”这样的泥潭,或神或仙,或铁骨须眉,或巾帼英雄,村姑民女,鱼樵老翁,个个都是值得赞美的角色。画家有颗善良的心,避开自然主义,排除一切丑的现象于审美范畴之外。

再是形象美。华三川绘画人物形象给人们的感觉是甜美的,然而往往被有些人看成“俗”。在美学当中确有这么一种说法:淫秽的图画有时往往表现出甜美的姿色,崇高的情感却经常包含着苦涩和恐惧。这绝不是对艺术形式美的贬低,误导致以丑为“美”的错误倾向。我们看华三川笔下的人物,则是健康、纯洁,贴近大众,通俗易懂,栩栩如生,因此拥有广泛的读者。绝无那种压倒一切的“霸气”,用不给人以恐惧。

还有构图美。人们都说画家有作连环画的丰富经验,练就构图的基本功夫。其实连环画家不见得都是构图能手。华三川懂得艺术的真实在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夸张),尤其在平面上表现出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给人以充分的想象,利用一种情绪的表达而求得和谐的美,不是机械地“经营位置”。人们都佩服画家这种技巧。

再有是用笔美。华三川有深厚的作画功底,却不拘泥于传统的“十八描”,线,本身有特殊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用的好,就像音乐那样有节奏地随着人们的意识运动起来。画家用笔自如,线描的粗细浓淡、轻重快慢,既描绘了形体,也开发了美的韵律。

还有就是色彩美。作为视觉艺术,色彩除了它赖以存在的形式,也会使人们看了高兴。华三川用色,典雅大方,随着不同题材不同形象,或冷或暖、或“运动”,或“静寂”,或写实、或夸张,如白茅、红云、蓝荷、紫水……真真假假,相映成趣,给人们以真实的美,也给人们以无穷的想像,在协调的韵律中,陶冶了情操,获得美的享受。

华三川是位很有个性的画家,有时候看他像“疯子”,创作的激情爆发了,就忘了“自我”,作画通宵达旦;有时候看了他又像“孩子”,纯真、朴实,竟不知外界发生什么事,在“自我”的原始世界里,处处还得靠别人“照顾”,比如吃饭、走路。画家特殊的精神结构,引发自对社会,对艺术的真诚,换来了人们对画家的崇敬,他把一笔巨额稿酬捐助给自己体验过生活的贫困地区,他的作品,在国内外的读者群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凡是爱美的地方,均有华三川的画。他的作品,像一支格调清新,韵律优美的歌,无处不在伴随人们渡过美好的时光。格调的美,也正是华三川绘画美的综合体现。

确切地讲,华三川是位塑造“美”的大师!

孟庆江

名家介绍·华三川

中国的连环画艺术	姜维朴
美,才是艺术本质的体现	孟庆江
白毛女	1
交通站的故事	43
古茜与德茜	77
青年近卫军	89
表	99
项链	108
编后语	113



白毛女

根据同名电影剧本改编

水 华 王 滨 杨润身 原著

大 鲁 改编 华三川 绘画

上海美术出版社 1965 年第 1 版

“白毛女”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故事。它通过农民女儿喜儿的一身遭遇，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劳动人民在罪恶的封建社会中，被压榨、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生活，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势力、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也指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获得翻身解放，走上幸福的生活道路。



（原第4幅）喜儿站了起来，这是个多好的姑娘。妈抹了把汗，笑着说：“爹，你先歇着，我把这垄割到头，大婶也该送饭来了。”



（原第8幅）黄世仁一见喜儿，便死命盯住。穆仁智领会他的心意，连忙勒住马，故意喊道：“喜儿，割谷哩？”喜儿扭过头，睬也不睬。



(原第 10 幅) 大春挑谷过来，听见穆仁智不三不四的话，早窝足了火，一跟又见黄世仁的轿车牲口在吃庄稼，火更大了，抽出扁担就是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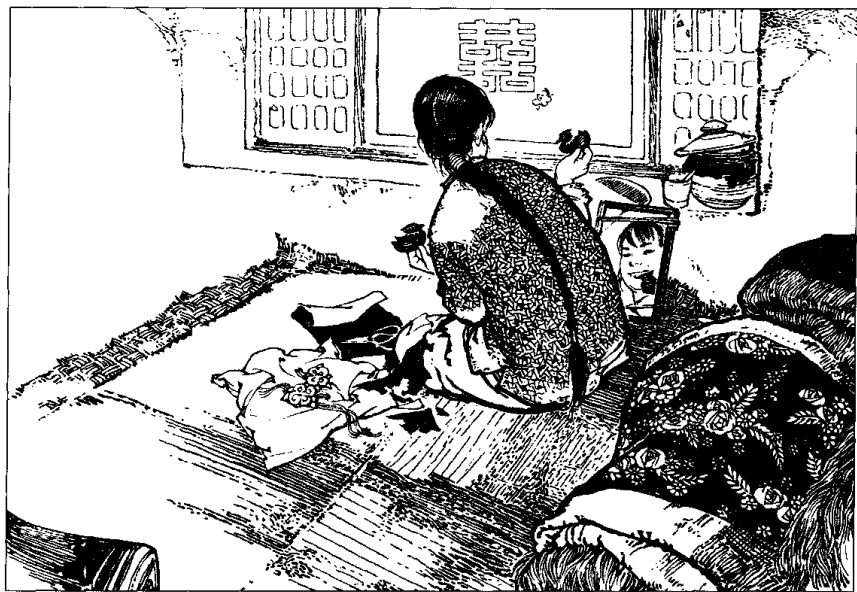
（原第21幅）老杨“咳”了一声，一屁股蹲下来。“天不睁眼啊！咱穷人就只有这条路吗？”



（原第 25 幅）岁尾的时候，喜房抹好了，利钱也挣得差不多了。两家四口人，看着大把的铜子，都不禁舒了一口气。



（原第 29 幅）大春兴冲冲赶回家，悄悄把绒花、头绳往喜儿手里一塞。喜儿又羞又喜，一扭身，钻进了喜房。



（原第30幅）虽说只是一对绒花、几尺红头绳，喜儿心里却暖洋洋的。她马上对着镜子梳起头，剪起窗花，还悄悄儿唱起来：“鸟成对，喜成双，半间草屋做新房……”



（原第 32 幅）进了暖阁，见了黄世仁，杨白劳颤着手掏出七块五毛银洋，恭恭敬敬放在桌上：“少东家，今年的利钱我是一个不短啦。”